

白沙子全集

和16  
1084  
4

四



門和16  
瑞  
卷  
1084  
4

白沙子全集卷之一

奏疏 二首

乞終養疏

臣原籍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由本縣儒學生員應正統十二年鄉試中式正統十三年會試禮部中副榜告入國子監讀書景泰二年會試下第成化二年本監撥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成化五年復會試下第告回原籍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

白沙子全集 卷一  
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克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逼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

朝見赴部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延至月餘於五月二十五日蒙吏部題奉

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欽此欽遵臣時方在床褥聞

命媿悚未能就試卽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治再歷晦朔心不自安七月十六日扶病赴部聽試而筋力朽弱立步艱難自揣虛薄不堪筆硯因續具狀再延旬日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

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  
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易書報  
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疾寒熱迭作痰氣交  
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魂神飛  
喪仰思

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  
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  
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  
國家教育生成之恩

陛下甄陶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  
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  
得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趨趨進卻於  
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  
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

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琛年二十  
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  
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  
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

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有司所白已蒙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

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雖欲効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憊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

聖明察臣初年愿仕之心潤臣久病思親不能

自巳之念乞

勅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侍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臣感

恩益深圖

報益切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臣干冒天威無任皇恐戰栗之至

謝

恩疏

臣於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具本陳情乞還養母兼理舊疾九月初一日欽奉

聖旨陳獻章旣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欽此及吏部查例覆奏於本月初四日欽奉

聖旨陳獻章旣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

來供職欽此伏念臣本菲才誤蒙薦舉又以老母在念沉疴在躬未得以仰承試用

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寬旦夕之假已云幸矣而又

慰之以溫言

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

雨露之澤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

亦知啣負

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也但身在牀褥實難動履輒欲具本稱

謝以不親拜舞益不自安卽令姪男陳景星具狀鴻臚寺告欲俟筋力稍紓尚當勉強赴闕庶幾少伸報

謝之萬一而又爲風寒所中肢節沉痛臥不能興臣竊復自念舊疾方殷新病復繼恐非

旬月可愈不惟有稽入

謝之期抑且不能亟副歸養之

詔心未酬而罪愈甚矣臣瞻望

朝廷離遠在邇雖圖報有日而遲速未占俯

仰媿忤無任感激戀慕之至

序

認真子詩集序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  
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

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  
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  
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  
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  
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  
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  
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亾辨得失  
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  
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



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  
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  
率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益  
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  
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亾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  
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以天爲  
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  
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類孟大儒  
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

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  
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  
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  
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  
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  
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  
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  
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  
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

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胡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爲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况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奉餞方伯張公詩序

昔魏野送寇忠愍之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是時寇公自永興召入其志方銳於事爲野遽止之故寇公不悅後來通州始書此詩於壁間朝夕諷詠之論者以是善野之言而以寇公之始終爲可議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輩而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爲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爲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

亦宜方伯張公不以僕愚往往欲置之門下近者疊紙責以贈言僕何敢爲佞誠慕古人出處之大不敢徇一己之私主一偏之見以必人之從我而忘天下故區區之辭惟以已與公進退益言之而不敢效尤於野之必其義可否公請自擇胡文定公平生出處未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惟公裁焉其辭曰去夢勞英爽投書阻歲年壯遊耽車蓋虛臥老江烟公德清南服帝心簡時賢神仙休囑付卿相待回旋

東曉序

成化庚寅十二月作

居之有名惡乎始君子之居也興於斯息於斯目之所視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其主於畏乎何氏子隱南海之濱更名潛榜其居曰東曉蓋亦以其識見之超卓能及於微遠如陽氣始舒昭晰無間故以其象諭之云耳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則有畏潛惡乎畏而取於是故直以爲喻已然予謂潛之畏不終無也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

白沙子全集 卷一  
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葑屋之於亭午

也二著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潛隱者也理亂黜陟刀鋸非所畏尚亦有畏於斯乎因其乞言序以勗之

李文溪文集序

成化庚寅九月作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訕信予奪之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藁初涉其流渺茫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

白洲子全集 卷一  
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  
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  
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  
物喜不以已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  
得者矣然後置書以歎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爲  
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  
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  
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愚不  
敢自謂有德於文溪之蘊顧平昔所以告德乎

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親諸簡冊之中  
若冥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與此異者蓋寡  
矣則以之而嗟歎慕悅尚奚疑哉傳曰生乎百  
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德  
孚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多訛闕乃深自  
懼慙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謄本參  
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胤子昭董其事而俾  
予爲序之於乎自予爲兒時而獨恨未識其心  
胸氣象爲何如比歲京師獲交德孚亦嘗一閱

白沙子全集 卷一  
其世譖今幸寘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不足爲累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孚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尚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

澹齋先生挽詩序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爲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哀爲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爲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游入其室見新故卷冊滿案其端皆書謁者之辭就而閱之凡以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一或拒之則艷然矣懼而艷然而且爲怨也而強與之豈情也哉噫習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可歎也天下之僞其自茲可憂矣澹齋先生姓

某氏名某林坡黎先生門人也吾鄉稱先達以  
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黎林坡一人而已林坡  
與余連里第余之生也後不及侍其門弱冠與  
澹齋之子益游始拜澹齋誨余以林坡事縷縷  
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當是時林坡之門存者  
不少獨澹齋以其學教授於羅山之下子弟有  
所矜式焉夫不背其師於既死而傳其學於來  
世信也愛其子以及其友仁也益之子執饋於  
我雲也今爲梁氏甥戚也藉是三者死也能無  
哀乎哀而後爲之詩詩之發率情爲之是亦不  
可苟也已不可僞也已

綠圍伍氏族譜序

伍氏系出汴梁先世有仕宋爲嶺南第十三將  
卒于官遺其二子新會遂有綠圍之伍曰朝佐  
曰朝愷今爲綠圍始遷之祖而氓又始遷之祖  
所自出所謂第十三將者是也氓以上世次莫  
詳今斷自可知以氓爲第一世自氓而下或隱  
或仕垂三四百年邑之稱望族曰衣冠之美無

替厥先術業之隆有光厥後者得伍氏焉吾友  
光宇自其先大父某始徙居外海之南山山之  
坡陀有石延袤丈餘下可容一榻光宇築爲室  
石旁樹松竹往往造其間危坐收斂爲持敬之  
學又於白沙築小室三間命曰尋樂以爲間業  
之所至則商論彌月而後返用心良苦時人無  
有能窺其際者惟寶安林光與余知之余交最  
久光纔一再見退謂其弟琰曰伍光宇君子人  
也素有肺疾然喜聞議論之益當其呻吟疾苦

之時遇有得輒若亾去辛卯首夏疾大作中益  
以他恙遂不可支是秋九月余往視之坐甫定  
便語云還我族譜序吾無憾焉耳退見其季父  
絢洎伯兄裕咸申之曰絢等殆未有請也惟先  
生之於雲也實聖之寧獨愛一言且使聞之病  
亦尋起嗚呼若光宇者困而益堅老而愈壯危  
至而知惕樂矣而不淫可謂篤信有守者矣其  
於伍氏所謂無替而有光者其在斯人歟其在  
斯人歟



夕惕齋詩集後序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爲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豹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

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護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叅

任君涖吾省間過白沙攜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略陳之若夫先公吟詠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牟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勳尋以疾請歸五牟五牟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

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緩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茲當 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

白洲子全集 卷一  
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  
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  
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  
卒章云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墜墜滄溟波  
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  
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墜其  
深於道以爲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爲我  
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  
用他人莫能與也

關西丁氏族譜序

邑長丁彥誠嘗欲修正其世譜而患文獻之無  
足徵以問於予告之曰務遠之詳孰信好大之  
同自誣譖吾所知世其賴之乃取其家舊所藏  
宗系圖上下亘數百年著而爲世者二十有一  
朱墨漫滅之餘存者或僅識其行第而已別出  
近譜一巨編世倍於圖而辭蕪陋亦甚焉丁氏  
之居西關者每歲以社日有事於先祖長老主  
祭者稱述先世以詔其族之人其所稱顯而遠

者丹陽司馬司馬以降曰一司徒六節度  
僕射十光祿云司徒於今無所考圖之世昉于  
此別譜乃增自其上九世世有顯者焉其他若  
衆支之所屬世以增損先後牴牾於圖者十九  
二者之間孰得孰失作譜者要自知之耳丁氏  
始遷寧都之園村子孫散居市落與他方者日  
遠日踈莫能統一各以其派爲譜西關之譜以  
爲司馬首世而以始遷西關之祖大郎首派遠  
近詳略大小同異本於圖君一無所改於其舊

屬其序之君以成化戊戌進士宰縣一年能使  
强者畏弱者懷盡毀邑中之淫祀而以禮教禁  
民之邪于茲六年矣然猶未能者得於人則亦  
以其方柄而園鑿者有以致之焉今是譜也亦  
至於實而已予故爲辨而序之予曩讀蘇子瞻  
剛說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也如千仞  
之壁可墜而不可仰者孫先生介夫也於君爲  
鄉先進君告予以三七年不決之疑曰西關之  
六世無子後以孫氏是爲七二居士實介夫之

白鴻子全集 卷一  
子事載居士墓銘今已亾矣蓋其自幼時聞於  
長老者如此果爾介夫君之所自出豈徒曰鄉  
之人哉弁識于此

湯氏族譜序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  
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  
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小大異焉莫不有  
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  
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

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譜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  
以爲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湯氏邑之  
著姓也自言先汴人隨宋南渡居嶺南南雄世  
遠失傳今以始自南雄遷古岡曰統者爲一世  
祖統以上無考譜亾于元季之亂續之者唐府  
伴讀八世孫有容也退菴鄧先生序之正統己  
巳之秋黃賊起南海一郡騷然賊南攻湯氏之  
婦馬氏奮謂其夫溥英曰賊且至矣他物易得  
耳譜亾文獻無徵於是馬氏手挈是編走邑城

西北貴奇坑出入水火顛沛極矣譜卒賴以全  
 湯氏之先以儒起家世有顯人序稱伴讀君之  
 賢有自今馬氏又賢也在宋欽州守馬持國賢  
 而有名馬氏幾世祖也其賢蓋亦有自云胤子  
 紹端念母氏之賢勞將托以告後之子孫俾咸  
 念之徵予序予惟世家之譜可觀不援不附如  
 湯氏亦良譜也內則賢婦女外則賢丈夫相與  
 修緝維持既亾而復存湯之子孫念之亦允蹈  
 之國史記事略與家譜同史主勸懲譜勸而不

懲不脩其世而以譜重君子不重也卒亦不勸  
 而已矣存世者譜也存而重之譜乎世之重以  
 德譜之重以言德與言孰重重世乎重譜乎在  
 湯氏

送李世卿選嘉魚序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  
 自其鄉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  
 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  
 之子承恩于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

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衮衮不竭來  
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  
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旣不忘於心  
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  
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  
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  
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  
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昔夏至白沙  
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于大雲

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  
地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  
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  
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  
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  
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  
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  
有意於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  
辭去欲留不可爲古詩十三首別之諸友相繼

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  
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  
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  
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采藥於羅  
浮四百三十二峯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  
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望雲圖詩序

弘治辛亥十二月作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  
乎山川委之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恩當

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而目不  
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則哀而  
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  
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  
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  
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  
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  
公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



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爲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齒已能慟絕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外於是諸公命工繪壘雲思親圖以表之復相與賦詩道其事於古岡病夫陳某俾序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忘乎公之爲貴也時情俗態好佞諛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羈夫以今日之所聞徵諸古若梁公之事然後識其

中之所存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口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石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令伯陳情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歎者乎烏虜令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圖也若之何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雖然君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寧

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  
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媿人之不能振  
頽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豈無意乎覽  
者當自得

贈李劉二生使還江右詩序

匡廬白鹿之故址自宋考亭朱晦翁一嘗作新  
之後遂無聞焉我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翟公  
守南康日始圖創復舊觀潮陽李先生繼之自  
鹿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成化十七年江西按

察使耻菴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  
僉事冷菴陳公大叅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爲  
已任謂予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  
事乃具書幣告于巡鎮遣二生李士達劉希孟  
如白沙以請同時司藩臬諸賢咸與聞之外則  
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按察使閔公吉  
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雲輝日映交逆衡宇二  
生以諸公之命命予予覽幣而驚置書而走走  
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欲興白鹿之教復考亭

白雲子全集 卷二  
之舊必求能爲考亭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  
公之任使乃下謀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  
於盲也予聞之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強其  
所不能諸公卽居予於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  
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二生其審諸於是  
邑中聞有諸侯之使自邑令佐以下至士庶耆  
老源源而來靡不觀感李生丰姿秀發言論是  
非不苟雷同劉生貌恭而言慎確有據守俱稱  
爲東白門人也予甚愛之留且彌月矣二生以

